

平漢前線

抗戰報告文藝學藝之六



平

漢

前

線

平漢前線

無畏等著

編纂者 華之國

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

上海福州路世界里

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

漢口總店：交通路六十二號

上海總店：四馬路三二四號

廣州支店：漢民北路二三九號

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

每冊實價一角二分

〔外埠酌加郵寄費〕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

三〇〇〇冊

目次

次	目
永定河失守前後·····	一
保定抗戰經歷·····	一四
從石家莊到滄州·····	一九
石家莊站上·····	二五
平漢線上的血戰·····	二八
北戰場的新形勢·····	三〇
平漢路前線·····	三四
平漢南段巡禮·····	三八
血戰漳河·····	四〇
漳河的防禦戰·····	四六

平 漢 前 線

豫北血戰記·····	五一
湯陰行·····	五七
編後·····	一

永定河失守前後

永定河被敵突破，影響到平漢津浦兩線軍事的進展，使我們反攻北平的計劃暫告頓挫，
河北省政府到東五百餘里的戰綫整個感受搖撼，敵人對我「集中一點」「中央突破」
的戰術，卻是又適用了這麼一次。

記者是參與此次永定河之役的，願將耳聞目見的一切加以陳述，事情雖然是時過境遷，
無可挽回，但我們對敵抗戰，是長期的、全面的，永定河這局部的失敗，其教訓實在多足以
提供於國人之前，來者可追，殷鑒不遠。

一 苦雨之中

這次我隨軍經歷的地方是任邱、雄縣、霸縣、永清、固安、新城、容城等地，時間是八
月下旬到九月下旬整整一月功夫。

一月中，雨水纏綿，有如江南之春，行軍，路途泥濘，水淹艱苦萬分，平日行八十里，
現在只能走五十；運輸呢，北方是三套騾馬的大車，平時可載重一千五百個，常時行走每日

可達百里，現在則載重量須減三分之二，每日僅能至三四十里，有一次，我記得走一整夜，方走十二里，所以這樣困遲，就因為雨後地土泥鬆，車輪易陷其中。然而頭痛的事，還不止此，最招人苦腦的是各地工事不易築成，沿河的因水勢浩泛，憑堤作工事，往往會發生潰決之患，如在大清河我們就因這種顧慮不敢挖掘較大的工事，說是從旁處挖土吧，又不可能，堤內地勢窪下，積下的雨水，滲進來的河水，把田畝泡腫了，在平地作工事，像雄縣城周的外壕，動員人民近萬，工作閱月，可是屢為雨水所摧敗，說到民間所遭災患，則所有農作物像小米、棉花、玉蜀黍、豆子、都澇了，自然，苦雨之中也有好處的是寇機減却活動，北方的軍民，在精神上少受威脅些。

二 永定河失守原因

我們苦雨時，正當南口被寇攻擊，等到南口被佔後，這邊天色放晴了幾日，於是寇機活動，開始偵察，既而寇軍大批從廊坊下車，固安對岸他的渡河鐵舟等等都陸續運到了，欲過永定河的企圖已經顯明可見。在此時期，我扼守永定河的某部却是靜靜的，名為以逸待勞，實則是等着挨打，看看我方的布置，那種並沒有頑強抗戰的意象，真叫人疑慮，可是我們有何辦法，九月十二那天，我曾寫信給一個朋友，我永定河的布置不像可以固守的樣子，河北

戰線要洩氣的，而絕未想到「花拉」〔註〕得如是之輕快。

永定河失守，何以如是輕易，據我個人觀察，認定第一不是這一部的兵不能打（雖然人們是譏爲玻璃軍的，但事實勝於雄辯，今日的中國軍人，說到打日本沒有一人不是勇往直前的，其例可見於後）第二也不是敵人厲害，其中實另有原因在。

一般的原因是受他優勢砲火的壓迫，和上空飛機的威脅，此種情形與南口的失陷有相似之處，這裏試舉其事實，寇軍強渡永定河時，先是隔河以大砲向我陣地轟擊，工事給毀了，士兵都抬不起頭來，若是想變換陣地有所活動的話，上空的寇機低飛跟蹤監視轟炸，使你不能向前，向左右去實踐什麼企圖，這時他的大砲伸長射程，留出中間距離，使我援兵不得接近，而他的步兵可受掩護渡河直至我陣地前，我殘破陣地內所存在的部隊還能有三分之二，當然能給他們以迎頭痛擊，施行白刃戰，（在這兩手相交的混戰中，寇軍的飛機大砲是失效力的）可是敵寇已經達到渡河目的。寇既渡河以後，問題就單看我們自己可否阻止他後續部隊的能力，有否殲滅已經渡河寇軍的把握，這是固安和永清方面情況，所以異相之點，寇軍上午攻固安，未得手，下午攻永清，就成功，其攻的手段方法都是一樣，不同的是我們自己

〔註〕「花拉」是潰敗的意思，爲北方軍隊俗語。

這一方面固安部隊幹的好些，而永清方面的部隊就幹的差些了，單就他們的布置來說，就欠周密：（一）其陣地是一線的，實力未有作縱深的配備；（二）師無預備隊之控置；（三）無增援部隊——屬於該軍系統，尙有一師，這時却只鞏衛了軍部，所以戰鬥力在形式上就脆弱過甚，使寇有隙可乘。

三 抗戰的勇士們

士氣確是太可用了，在八月那天，某部份有二連人遭寇軍二倍之衆的包圍，步騎砲還加之上空的威脅，戰鬥二小時，我軍衝出來了，惟有一少尉排長士兵九人與部隊失去連絡，他們十個人，生死同心，且戰且退，直戰至第三日，滴水未沾，猶是精神百倍奮勇抗戰，他們這種頑強性格至使寇軍驚異，於是寇機來襲了并且用機槍掃射，他們十個人有一架輕機槍，當時架起仰放射擊，五分鐘的苦鬥，將寇機射落了，降在霸縣的樊莊鎮，事後，他們十個人安全的歸入部隊。再有我們的便衣隊也常出寇軍不意，以寡敵衆，而獲勝利，在永清縣境，某部以四十人便衣隊的力量，採取游擊戰爭的方式，進襲到寇軍預備隊的所在，用步槍、手榴彈爲武器，殲滅了他們百二十餘人。此外，由前線撤退下來的隊伍，他們的形態也并不如想像中那樣狼狽，他們多是邊行邊歇息，想快些找到集結地，調整一番重返前方去，

還是要打，他們抱一種怨言：

「爲什麼不出擊呢？他媽的，又像二十二年長城一樣，擺好了讓他打。」

「看啦！小日本就是那麼幾門砲，打了固安之後，又拖來打永清。」

「咳！咱們的指揮官怎不下命令，他打固安，咱們永清得渡河打小日本的後路啦！」

「是啦，老鄉！小日本就怕咱們抄後路，像那年在打虎山，咱們當義勇軍的時候……」

「我說，什麼都不怪，先要把那作戰不力的官兵殺他媽的幾個，你再看，小日本會難打嗎？咱們老總，還有那老百姓，誰不樂意和小日本拚命呀！」

諸如此類的論調，都出於士兵之口，這顯然指出，他們的抗戰情緒，是怎樣高亢，而且言之有理。

四 「爲國家纔請你騎驛子」

也就是永定河失守的那天，我們早上出外，晚間回來，奔走竟日，駐紮處的人民看見我們僕僕征塵，他們殷懃的慰問辛苦，且有點過意不去的說：「你們這都是爲我們啦！」在當時，適接命令向西南移動，有退却趨勢，我暗暗叫聲慚愧，我爲他們的無依傷感，而我不便明言，否則，那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太太定會急死，她是認定有我們在，日本是過不來的。

咳，我只有設想，以爲我們的退是誘敵渡河，再以強力壓迫，作殲滅戰之計。

說到如今前線人民對軍人態度的親切，可說是十六年北伐也未嘗有過。有一次，我拉在隊伍後面，獨自一人行三十里，每過一村，就要受一處的招待，請我坐、歇腳、喝茶、引道、談國家大事，盛意難却，弄的我行行坐坐，三十里走了七個鐘頭。某村，村長因夜間（我們大隊多是夜間行進的）招待軍隊過境，疲倦過甚，剛闔眼睡去，聽說有一老總經過，馬上一躍而起，極盡熱忱的接待我，他以我爲落伍士兵，定要牽出他的騾子請我騎，我再四不肯，他是執意非常，幾乎要動手強迫我騎上去，他說出如下的這段話：

「老總，你，怎沒想到，往日當兵的要牽我們的牲口，我們好壞也不讓牽去，莊稼主，只有這值錢的啦！爲什麼今天定要你騎騾子呢，老總，不是你性情好，老百姓高興，向你要好，也不是像那抗敵後援會的學生，說是要慰勞你們。老總，你知道麼，我們完全是要你歇點腳力，留下勁頭去打小日本。老百姓都明白要爲國家，什麼什麼都是爲國家，現在你明白麼，老總，我們是爲國家纔請你騎騾子。」

於是我只好遵他的命，而他也牽出一頭小毛驢來，偕我共行，縱論國家大事，這時適有司空見慣的寇機在高空偵探。

「飛機，中國的呀，日本的？」他問我。

「不知道，」我答道，但隨即加上一句：「中國的也過來了。」

「咳，那就好啦！不是說南方的中國飛機很打了些勝仗，老總，你是知道的，小日本的飛機多氣人，他專炸我們老百姓，飛得那樣低！」

我們舉目上望，看見寇機有如鷹，在高空盤旋，村長眼睛眨了幾眨，止住要流的淚水，這使我感覺奇怪。村長繼續發表議論，如一般華北人民同樣的說法，中國飛機來個幾架也是好的，別教小日本老在天空耀武揚威，肆無忌憚的低飛自如，氣煞我們，這，我和他表同感。走三里地光景，我們分手，事後從村人口中打聽出，這村長原來就熱心於地方，前天他八十歲的老母和十八歲的兒子，在附近集鎮上被寇機炸死了，但他并未喪痛，反而隨即將一老一小草草埋葬，第二天照常爲村中辦事，聞之，深深的感奮！倭寇啊，我們不怕你殘暴，你轟炸，母死有子，子死有父，活的人都要與你拚的，你也許聽說，那永定河兩岸地下埋藏有槍彈的中國人民，時常在唸：

「我們活不了，要打倒小日本！」

五 挺身而起的人民

老百姓，一聽說打日本，無論男女老幼，都是笑嘻嘻的，年輕力壯的男子，他們仰慕軍人生活而現在無法入伍，（有的因家無男子丟不開，有的可以入伍，而部隊不需要）熱忱無可發散，他們就找士兵來談打日本的事情，有許多弟兄被他們拉着說了一夜的話，他們不但具有抗敵情緒，而確能在寇軍壓境感受威脅的時候，立即挺身而起，這全是受了寇機轟炸的激發作用，寇軍在強渡永定河那天，大舉的轟炸大清河兩岸地境，人民多有傷亡，有遭襲擊的人，都因此激發，即刻拿了過去防匪的迫擊槍參加軍隊，要求攜帶抗戰，騎兵某師，是這樣的在砲火之中即時組織了這些義憤填膺的人民，編爲便衣隊，勇敢的襲擊寇軍，因爲他們出沒無常，頭頭是道，弄的寇軍惶恐不安，竟至停止二小時的砲火，部隊都蟄伏在村莊裏，不敢出頭，而便衣隊的抄後路，告了成功。

六 威脅利誘之下的漢奸

漢奸，漢奸，是多麼可恥的一塊牌子，然而國人中的不肖分子，甘心掛上這塊牌子的，爲數不少，像上至詩人黃濬，下至四角錢一天的小鬼頭，以小鏡子指示寇機投彈的，這原因我看是有四個大字，「威脅利誘」，無一個漢奸不是這樣出賣他自己的。若劉桂堂之類的人，所以既經就範而復能超脫反正者，就在他具有力量可以超脫，他是「有槍階級」，也正如東

北義勇軍之不甘爲亡國順民，都是一個道理，只要有力量，要怎樣，就怎樣，惟有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那種漢奸，是一入牢籠，就無法飛越，他們那有翅膀，他們真是可恨又可憐，我想，他們既入套圈，等到良心發現之後，定是懊悔無及的，爲此，我以爲當局對於漢奸的處置，應爲備下生死的兩條路，任其揀選，一方給予自新之路，准其自首，自首後加短期教化，而後使服苦役，表示國家對他的薄懲，可能時，更可訓練爲反間諜的工作，一方應仿專制時代一人犯罪連誅九族的刑法，不過減輕些，連坐直系血統的親屬，一人當漢奸，其父母妻子，一律槍斃，這在法學上雖說不過去，但於應付目前的實際問題，這點意見，是值得提供於社會的。

七 四點意見

第一、物力之運用未有統制：蔣百里先生於論全民戰爭時，認爲現代國家之國防當有「人物組織」之條件，中國人與物都充實，就是組織缺乏，難於運用。此次應戰，在華北就有這種缺陷發生，某一個三等縣份，據縣長說：全縣大車大約有二千輛，（支應軍隊已經一個多月，他就未有統計過）已經爲部隊正式徵發的，計有五百輛，若連同各部隊在四鄉零星徵用的，共爲一千三百輛，民間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。但部隊源源而來，非向地方徵用大車不

可，於是縣長只知盡量下條子到鄉村催，硃筆一批，限某時繳納，當鄉長的焦頭爛額，反正盡量的辦，他們知道如下的苦衷：河北省已往是特殊環境，素無作戰準備，現下的混亂，慌忙是免不了的。我常問那些鄉長們：「假如大車供應完了，而縣裏還要徵用，你們怎麼辦？」「再過兩個月下去，你們怎樣應付？」然，他們也都有意見，但狃於習慣，不肯公然陳訴，現在藉記者的筆端提示出來：第一，軍事當局對民間大車之供應，確立統制辦法，規定各兵種部隊，每一單位，例如團需用大車的最低數；第二，不准官兵任意索派大車，當以團部的通知為準，使能統制的辦理；第三，以縣為單位，統計民間所有之大車數量，而後確定如下的原則：民間大車供應限度，不得超過二分之一，甲縣如已徵至限度，則繼續徵發，當推至乙縣，其他如人馬給養，有的向地方貸借，有的就取給於地方，也應如是，以平均地方的負擔，能使軍事所需，不致有告竭之虞。

第二、河北省壯丁訓練的問題，河北省規定，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全數編為守望丁，擔當自衛和消滅漢奸兩大任務，統率他們的是鄰長、里長、聯鄉長，辦法是妥善之至，將保甲組織和壯丁訓練，一古腦兒的包括，里長、聯鄉長，都在縣裏受了一星期或二星期的「廬山訓練」（註）回到村裏，按着守望丁名冊，他們就組織、訓練，弄得情形非常緊

張，風氣所至，老太太也會喊瞄準啦，孩子們則成天立正、開步走、臥射的模仿着兵操，腦筋精明的壯丁也都能唸誦防空須知十二條。可是軍隊一來呢，挖戰壕，動輒二三百民夫，支應局爲發草料，打雜務，總得幾十人侍候，事實上有此需要，他們也甘心樂意喜歡作，他們以爲能爲軍隊盡一點力，就是對於打日本的心願實踐了一分，於是軍行所至，壯丁訓練就都停止了。惟有后奔鎮的地方人士，能想辦法，他們知道統制分配的原理，所以事務雖多，而能兼顧，挖戰壕，他們有民夫，地方支應，他們儘有辦事人，壯丁訓練還是照常進行，其辦法是將所有壯丁如兵役似的分爲常備、預備、後備，以五分之一的壯丁充當備役，服役的時間是長期的、固定的、而不爲別事。可是有許多雄心壯志的人，還覺得壯丁訓練意義過狹，他們熱血沸騰，總願意上前線去顯身手，他們有人、有槍，願爲義勇軍，也有很多小的領袖人物希望立時奮起，所苦的是沒人號召，他們自己因爲某種原因都怯於出人頭地，現在只要一個人站在高處擺臂一招，他們就能四下響應，他們都很知東北義勇軍到現在東北人民抗日聯軍的六年過程，所以他們尤其殷切盼禱，希望政府統籌辦法，在他們組織起來的時候，要加深縱橫的連繫，不要老蹈倭寇各個擊破的覆轍。

〔註〕「廬山訓練」是指很緊張的短期精神教育。

第三、對於難民處置的一點意見，平漢線上，南下的甲車，到鄭州爲止，一列車的運輸都是戰區的難民，其中多爲老弱婦孺，也夾有隨着軍隊退下來少數的壯男。這些人民，避免無謂的犧牲，離鄉背井的向外逃亡，可是入地生疏的異鄉，他們恃何爲生？他們既未能留於故鄉，準備於寇軍佔領後發動廣大的反抗，也未能於退下時施行堅壁清野的決心，他們只圖謀一時之計的逃了出來，這，怎忍去責怪他們？於此，記者略略提供兩點意見：第一、政府有計劃的，將有耕作能力的婦女，連同一部份的壯丁去向西北開墾，去向江西荒地移民，其作用一方因耕地的擴大補救了整個食糧的缺乏；一方面解決他們本身的生活問題，另外尚有移民實邊之國防上的意義存在其中。第二、對於年輕力壯的，可輸送於各省爲保安團隊的補充，或專集中一地，施以訓練，備作民軍之用，以地域區分其組織，例如永定河流域的爲一集團，則將來決戰時，他們爲國家，爲桑梓，其憤勇向前，定是更超越於常人的。

第四、抗敵後援會與支應局的竝立問題，普通人總只能看到身邊，而少有將視線放在遠大之處。所以一般民衆，對於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以救亡抗敵」這一點上，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幹法，當商人的知道錢的重要，所以就四處募捐，別的事就不知道，也不過問；當